



08766

詩譜序

國朝書

六清圖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歷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峕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德以明民共則至於太王至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

詩譜序

榕園叢書

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凌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擗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等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爲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宏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

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年數不明太史年
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
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
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詩譜序

二

榕園叢書

詩譜一卷

守約篇甲集

鄭元撰

周南召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封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

詩譜卷一

榕園叢書

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

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狸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爲節今無狸首周衰諸侯竝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旣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

邶鄘衛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

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
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
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
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殺三監更於此三國建
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
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
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
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

詩譜卷一

三 榕園叢書

王城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
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
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
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
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
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
民於成周復還歸虛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
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犇申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

迎宣咎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
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
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
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桓公爲幽王大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士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
恐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頽之
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爲大虢叔恃勢郟仲恃
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

詩譜卷一

四

榕園叢書

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
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鄙蔽
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
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
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
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齊前華後
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
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齊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

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上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灋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魏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

詩譜卷一

五 榕園叢書

汾水昔舜耕於懸山陶於海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九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唐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

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
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
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
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
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
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
侯又徙於絳云

秦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烏鼠之山堯時有
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

詩譜卷一

六

榕園叢書

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與衰亦
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于養馬於汧渭之
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
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
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
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
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
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
域東至迤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
又徙於雍云

陳

陳者大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曹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猶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檜

詩譜卷一

七

榕園叢書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入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

曹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旣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

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幽

幽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郤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

詩譜卷一

八

榕園叢書

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之反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絕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幽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幽國變風焉

小大雅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於太王

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於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逆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較見在書藉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

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雲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周頌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穀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穀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

詩譜卷一

十

榕園叢書

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備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魯頌

魯者少皞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

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坵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間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商頌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娥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鳥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

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
嘉靜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主有受命中
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
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
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
豫州盟猪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於周太師以邠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
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
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
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
者之後時王所容也廵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
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
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詩譜卷一

七

榕園叢書

詩譜卷一終

高要

廩生邱雲鶴校字
生員林燧昌

右漢鄭元詩譜一卷今散入詩註疏每卷之中原本有序蓋自爲一書也案陳直齋書錄解題云正義備鄭譜於卷首是正義原書原列卷首自後人合併箋注正義爲一遂將譜散入各卷且譜亦有正義乃不用大字另寫而析分段落附正義於其後則中間祇隔一圈耳刊本復連圈失之遂與正義混而爲一故此譜雖存從未有能舉者名存而實亡矣毛氏十三經古註此譜別列於首可以考證註疏之訛故別錄焉阮文達校勘記云正義所載鄭譜檜在鄭前王城在幽後是其原第蓋鄭因

詩譜跋

榕園叢書

檜以成國幽則先於王城也鄭譜鄭之變風又作句正義云對上檜風已作故云又作此則顯然證據毛氏次第猶照今本殊失古人編書次第今併著之使人知古本之真亦資考正耳同治甲戌七月番禺李光廷識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提要

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絜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寶文閣直學士謚正獻事蹟具詳宋史本傳燮素尚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裒輯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正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夔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提要

榕園叢書

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有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疆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於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燮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

忠蓋之意亦長足尙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
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
缺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提要

二

榕園叢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芣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穠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日月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一 榕園叢書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邱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陟岵

甫田

伐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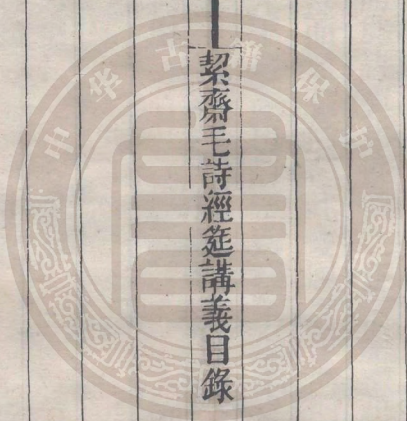
猗嗟

碩鼠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二

榕園叢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守約篇甲集

宋袁燮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於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於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旣曰吟詠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

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於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興義於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於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於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興義終於泯滅哉

詩序一

臣觀大序之作旣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一 榕園叢書

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二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於上形見於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於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歸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

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如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形敲源濁則流污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於惡矣不可不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也本末

一貫非有一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於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頂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於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

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於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於外而后妃軫念於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醴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當眞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於虺隤言其病也元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兕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瘖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於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叢爾形體之微苟利於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念及於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

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之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離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一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於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彼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妬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妬之心亦不謀而同耳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誰不欲進御於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木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於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

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月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妬固盛德也然刑於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螽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於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后妃有妬忌之心則衆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覲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螽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螽斯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繁有似於子孫之衆耳亦猶鴟鴞雖非嘉祥而徹桑土於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於是取之也雖然以螽斯興子孫則可謂螽斯無妬忌心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於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妬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妬在

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螽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螽斯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乎羣類也然鳥之反哺獺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益深悲之大學述縣蠻黃鳥止于邱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妬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螽斯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於風教多矣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七

榕園叢書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也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於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者宜其室家宜其室家則夫婦之間離離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犁然有當於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於寢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

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媿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妬忌之行閨門有肅雖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於外婚姻以時則國無瘵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於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於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旣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於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脩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於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鈞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兔置篇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於

禮義之域則歸其責於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
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
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於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
之行始無愧於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
德而已矣免冒者設以掩免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椽杙
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赴赴焉有公侯干城之才
亦可謂難能矣又進於是其可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
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卽一身言
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於此
者今日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
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
人不肖者役於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免冒之人執此賤
役教養之所不預寶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闇劣不足
與進於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直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
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
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途人心無常
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妬忌之行其本
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
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旣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真

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芣苢篇

臣聞易之咸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於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於他人者故宮闈之邃風化之樞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十

榕園叢書

機也后妃無妬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於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芣苢者宜子之藥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將取也祜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顧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掇之可矣而復將之祜之可矣而復顧之此心之切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己也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於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其嗣續之不繁後人之心不和平故反以生育爲累耳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芣苢之采旣爲之三詠而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羣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

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棧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棧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萁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有丈夫之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諸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十一

榕園叢書

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甯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尙惟此心之不昧耳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耳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於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於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心一而無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

臨豈有他哉汝墳者水汝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
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之
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於外而妻朝米薪之勞職
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於
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
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
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
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
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
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於尾赤可謂勞矣王
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
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虐
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
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
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
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
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於義理如此
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於此哉

采蘩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

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
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
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
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
可不職思其憂乎繫幡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
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
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乎繫
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
牲肥腍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宮被
首飾也僮僮竦敬之貌也執繫以助祭而竦敬於宗廟
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
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祔祔薄
言還歸祔祔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
將復入也不卽安於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
形而不爲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旣祭之餘無以異
於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爲職是以
誠敬爲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
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於是
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
南之夫人亦能用力於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

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於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芟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於茲也人之爲政悅人心於一時者易得人心於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惠而不知爲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於甘棠之下

契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五

榕園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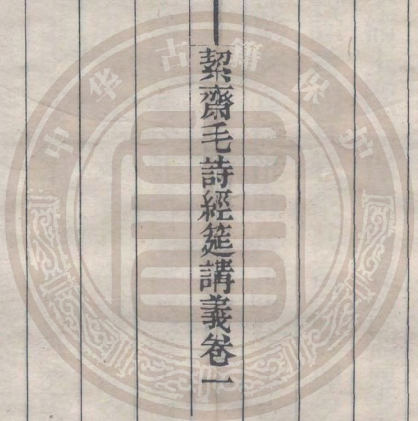
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彼甘棠以爲所憇之地而相與其存之不惟勿伐勿敗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臯陶明刑遭種厥德而黎民懷之凡形於聽訟者皆是心也心純乎天發而爲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得與周公並傳殆非偶然者二復此詩其得人如此豈不偉哉後之號爲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尙慘刻爲賢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君

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以
感人者歟誦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二

榕園叢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高要
廩生邱雲鶴
生員林煜昌校字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守約篇甲集

宋袁燮撰

行露篇

臣聞莫難於聽訟。聽訟之人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偽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以理裁之，而孰能肆其欺乎？厭浥者露濃之貌，所以不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有黥污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哉？明於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一
榕園叢書

墉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爲喻。此言女雖速於訟獄，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者惑於形似，遂以爲真，而明者觀之，知女之無邪。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墉之故而遂謂其真有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於是乎著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清明，無隱不燭，能使巧僞無實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見肺腑，此所謂明於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

無冤民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於此心則雖官尊祿厚食之安焉反是則不安矣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苟非其道無其功而徒食其食則其違仁也甚矣嗟來之食雖死不受義重於死故也此詩三章皆以退食自公爲言進而入於公朝有補於國退而食於私家無愧於心委蛇委蛇者此心無愧所以舒泰而有餘裕也羔小羊也素絲所以英裘紕數緘縫也總亦數也曷爲有取於

絜齋毛詩經講義卷二

一一

榕園叢書

羔羊曰禽獸之食不擇美惡苟可以飽而已不苟於食者其爲羊乎人或踐之則不食稍有塗污則不食寧終日飢餓而所不欲者終不可彊表裏莫不精潔古人貴之故取以爲裘而又英之以素絲大夫服之以居服其服而無愧心則可以稱其服矣食其食而不能如羔羊之精潔將何以稱斯服乎序詩者曰鵲巢之功聖人之化始於閨門而達於朝廷故在位者皆節儉而正直也後之爲人臣者誦此一詩豈可不勵其精潔之操而深以貪濁爲戒君天下者觀此一詩豈可不崇獎夫精潔之臣而屏去夫貪濁之吏哉

殷其雷篇

臣聞人與羣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而人所以獨貴者義在焉爾義者理之所當然也人不知義則無以異於羣物是以古人甚重之一舉一錯不敢違也上以是化其下下以是從其上如好色惡臭之不可相亂如東西南北之不可易位始可謂知義矣觀殷其雷之詩何其明於君臣之義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者何人至於斯也達斯者離其所而行也振振信厚也夫遠役於外而其婦思之聞雷之發聲而知天之必雨冒雨而行不遑自恤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爲一己之勞此所以爲信厚君子也非篤於君臣之義其能若是乎召南之大夫賢於常人也遠矣至於婦人女子世所難化者亦明於斯義豈不尤可貴歟獨居於家曾無怨辭方且美其夫之信厚而有歸哉歸哉之語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處足以相歡也而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此人臣事君之義也可不勉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男女相悅亦人之情也今其爲夫者知君之爲尊而不知爲勞爲婦者能勉夫以義而忘其爲悅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一詩之中燦然著見矣此所以爲治古之盛也嗚呼休哉

江有記篇

臣觀小星江有記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妬忌之心加惠於妾媵故爲妾者感之安於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記之媵事忌刻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爲嫡者感之悔其前非而媵之美益彰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曰記曰渚曰沱皆江之支流也決復入者爲記岐而成者爲渚鄭氏箋云爾而爾雅水自江出者爲沱江以喻嫡也記渚與沱以喻媵也之子指嫡而言歸以言其嫁也不我以不見用也不我與不見取也不我過不見顧也媵足以備數而嫡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四

榕園叢書

實梗之不得進御於君人情至此扞格也甚矣旣嫡翻然感悟媵於是得其所處而至於相與嘯歌昔日妬忌之心皆冰釋矣三復此詩獨言其始之乖戾終之和同而不言其所以至是者此詩人言外之意雖不盡發越而默存於中也故序詩者歸其美於媵而明著其勞而無怨可謂察見其心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人不見知不以爲彼之失而以爲我之罪恐懼修省若無所容而又敢怨乎昔者大舜處人子之不幸不見其爲父母之頑豎而負罪引慝齋慄於載見之時此瞽瞍之所以底豫也其勞而不怨之明驗歟區區媵女之

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
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
所自哉

何彼穠矣篇

臣聞之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以是知古人之論德甚貴夫肅雝也凡人之情不失之
縱弛則失之乖戾縱弛則不敬乖戾則不和豈其本心
然哉降衷秉彝無有不善肅雝之德人人具足然常人
既貴而驕驕則侈然自大而失其常度故有縱弛者焉
有乖戾者焉賢者秉德有常其身雖貴其心自若此所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五

榕園叢書

以天稟之良未嘗稍虧也今以王姬而嫁諸侯車服之
美止下於王后一等可謂貴矣而肅肅雝雝猶執婦道
其不失夫本心者歟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詞何其華之
穠乎豈不肅且雝乎比之唐棣比之桃李旣言其容色
之盛矣而又美其車重非能肅雝也人有肅雝之德故
見其車者如見其人也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
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
敢自大也此亦肅雝之義婚姻以義合猶釣者之以絜
緝也咏肅雝之言有無窮之義婦人而有是德豈不能
相其夫子乎豈不能正其家人乎詩之稱周王曰雝雝

在宮肅肅在廟君子以是知王姬之肅雖王者躬行之
化使之然也爲人君者豈可不正其本哉

騶虞篇

臣聞有道之時至和之氣薰蒸於天壤之間必有嘉祥
爲時而出故闕雉之化行則麟趾應之鵲巢之化行則
騶虞應之此所謂和氣致祥也鵲巢之詩國君積行累
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夫得其爲夫婦得其
爲婦得其健順各適其宜此人倫之所以正也人倫正
則朝廷正矣天下純被聖人之化而庶類莫不蕃殖和
氣之所感也春蒐之時葭與蓬茁然而生犯與縱其數
以五而人心愛物之深於五祀五縱之中各取其一焉
不忍盡殺以逞其欲也詩人言之不足故嗟歎以美之
而比之騶虞於生物則不食於生草則不踐非有所教
戒也非有所禁防也是孰使之然也天稟如是無俟乎
勉強也凡有意爲之與夫根於自然者等倫相絕善利
之所以分王霸之所以異皆由此也意之爲累大矣詩
人之有取於騶虞惟其非出於有意也人之仁愛亦如
騶虞之自然則王道之純全而無虧矣故謂之成當和
氣充塞之時騶虞應感而至而詩人因以比德大旨與
闕雉麟趾同符此正始之明驗也人君可不推原其故

柏舟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小人在人君之側蓋小人之心
知有己而已不知爲國也知有私而已不知有公也朝
思夕念不過於爵位之崇祿廩之厚以足夫一己之私
欲心日熾則凡可以阿媚其君者無所不爲君有過焉
不敢言也朝綱不振國勢寢微知公論之不可道君子
之必見嫉也則凡可以排擯善類者無所不至若此類
者委以一職任以一事然且不可況於常在君側乎此
君子之所以不得不憂如舟汎然無所底定憂之至也

黎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七

榕園叢書

耿耿明也隱痛也吾心明知其爲害而吾君不能遠之
所以痛心也酒所以供遨遊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
飲也鑒之照物或妍或醜無不受焉故茹茹猶入也小
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
似可想也而往則見其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
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又發
於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
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愠于羣小爲羣小所愠也旣遇
其病又受其侮已拊心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
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寢微猶君德寢昏而

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
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患則不得其
正今憂心如此豈不害於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
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
君子與之未害其爲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
仁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憂人君實爲之
也書曰股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
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
之心亦人君爲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
爲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王深察之

聚齋毛詩筵筵講義卷二

八

榕園叢書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
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惡寢長致於潰裂四
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於有所惑耳妾巧於求壻
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不
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旣失其位嫡嗣何以自存
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戴嬀
實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是
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好兵公弗能禁桓公嗣
立成公賊之戴嬀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變

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害止於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已而已今州吁敢行無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豈猶傷已而已乎燕燕之稱謂已及戴嬀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一飛則或頡或頽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睦嫺任恤也溫惠淑慎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於宗國安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嬀憂衛國也禍變如此莊公實爲之而嬀不以爲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薰蒸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溫恭淑慎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爲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離皆其始之耽惑蓋亦兢兢業業而毋致於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脩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天理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爲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途也人心豈可不明哉且莊姜齊侯之子也不爲不貴矣碩人之詩皆稱美之詞不爲不賢矣爲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妾媵是嬖好惡取

舍顛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於帷簿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於嬖妾而不在莊姜失於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能有定寧不猶言曾不也心在彼而曾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爲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間明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乎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微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爲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於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尙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以爲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

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
護者是也於其易也而順受之於其逆也而思所以處
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於
先君又見侮於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
不懈怠而莊姜安於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妬他
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
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喻州吁之虐而見莊姜
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
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諛浪笑敖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
哀憐之以爲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於惡習顛冥至
此良可悼也霾而土也昏霧之疾也雖則昏霧感其母之
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
明而復昏所以莫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
可謂深於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興其善心憎之絕之
足以遏其惡念莊姜於此慮之熟矣陰而霾暄終風且
繼以陰雨不旋日而復暄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
未解故曰暄暄蠹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虺虺皆言
昏霧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憂其昏也
願言則噓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
願言則我噓矣鄭康成所謂由今俗人噓而曰人道我

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爲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
不忘於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
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
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觸類而長之則人
倫之間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臣聞興師動衆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
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
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爲固圉而舉以
仁伐不仁者爲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

繫齋三詩經筵講義卷二

二

榕園叢書

心固以爲當然操不祥之具疆民於戰鬪之間而不與
衆同欲其爲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奪嫡親賊其兄
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彊爲平陳與宋之役平
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共伐之
漕邑之城國之土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
無聊欲爲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歎蓋築
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忡忡然其憂也將行
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
居於何而處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
亦殆矣求諸林下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歟契

澗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同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爲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彊施之欲惡皆違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咈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君人者盍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爲之積其

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頑嚚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天負罪引慝夔夔齋慄形於載見故雖瞽瞍之不慈亦爲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於此乎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於天天其盛可以爲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自襁褓而至於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於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爲母之過而以爲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性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矣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於是詩何也曰誠可以貫金石而況於人乎未嘗不可以感動者以瞽瞍底豫

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從人倫扞格
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則
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繫辭曰觸類
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五

榕園黃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高要

廩生邱雲鶴
生員林煜昌

校字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守約篇甲集

宋袁燮撰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爲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閔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薰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於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間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於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於外妻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一
榕園叢書

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於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於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邈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以我之怨苦而怨詈其上哉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岐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岐以

安居爲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於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春秋傳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安居爲戒而不以勤勞爲憚此君子之德也而婦人能言之其亦賢乎孔子取不岐不求之語以美門人之高弟是誠有契於聖心也讀此詩者可不自警乎

谷風篇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二一

榕園叢書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僞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之不類歟谷風謂東風也習習舒和也陰陽和則爲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皆言其和也使夫之情常如其始之和協豈不甚善而本然之心易於蒙蔽久則淫於新昏而忘其舊矣采葑菲者不以其下體之不美而棄之亦猶禮接其婦不以容貌之改前而薄之德音相與偕老以死人情之厚約結之深有如此

者至於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則舊室見棄也水涇濁而
渭清二水相入而不相雜舊室譬則渭也新昏譬則涇
也涇雖甚濁而不能混渭水之清新昏雖獲愛而不能
掩舊室之潔湜湜其汙清見底也而良人不以爲潔故
曰不我屑屑潔也何以知舊室之爲潔乎梁笱之取魚
所以養人也夫雖見棄猶不欲自廢其生養之具深則
方之舟之淺則泳之游之黽勉求之匍匐救之案此下疑有缺
文美菜之蓄凡婦道所當爲非不盡力非有毫髮之罪
所以知其潔而疾之棄之昧於黑白之辨一至此極獨
不思我始之來相與安息情義甚厚而今日乃如是之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三 榕園叢書

薄耶暨息也始終不侔所謂失其本心者風俗如是誰
實爲之故序詩者以爲衛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可掩
矣由是觀之爲人主者可不先正其本哉

式微篇

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爲安彊苟惟無志則終於危
弱而不振故曰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趨向一差而天淵
不侔矣吁可畏哉太王迫於狄人之侵去邠之岐微弱
甚矣而邠人則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於
是乎肇基王迹而詩人稱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越王
勾踐大敗於吳棲於會稽者纔五千人爾而卧薪嘗膽

念念復讎卒如其志轉危弱而爲安強豈不偉哉黎侯失國以狄人之故寓於他邦非得已也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弦易轍夫豈終不可爲哉而乃卽安於衛國會無奮發之心豈不哀哉中露者暴露之謂泥中者泥塗之謂非邑名也暴露於泥塗之中其辱甚矣而居之不疑此其國之所以終於失也其始也旣以無志而失之其終也又以無志而不能復振是可哀也嗚呼諸侯有一國者也不善保之則失其國天子有天下者也不善保之則將如之何故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絜齋毛詩筵筵講義卷三

四

榕園叢書

成湯克夏之後猶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誠以王業之重得之難失之易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僅能自保而已觀式微之詩黎侯一失其國而卑微如是真萬世人主保邦之龜鑑也

旌丘篇

臣聞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軻亦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謂福國之安榮是也何謂禍國之危辱是也選拔賢俊惠恤黎元與治世同道斯安榮矣惟姦儉是用惟暴虐是作與亂世同事斯危辱矣黎侯之失國無乃顛倒是非以自取危辱乎方其南面以朝羣臣

威福予奪無不在我亦可謂安榮矣及夫逐於狄人不能自保而托迹於他邦其名雖曰寓公實與羣臣無異春秋傳曰謂既爲人君又爲人臣是也烏在其爲安榮乎黎之臣子當是之時不能規正其君迫於患難則怨他邦之不相恤他邦信有罪矣黎侯獨無罪乎向使黎侯能治其國任賢愛民以植不拔之基則何至於危辱如是必有以自取之也仁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自發今隣國之君托迹於我而邈如不聞衛之君臣其亦不仁甚矣黎不能自責衛不能恤難其失均也昔者楚王遭闔廬之難越在草莽有申包胥者乞

師秦廷哭聲不絕秦人哀而救之二國併力遂却吳師蓋有以感動之也黎之羣臣不知出此惟衛人是責何哉雖然重耳非不賢也十九年在外非秦伯納之則不能自反其國况黎侯乎隣國是責亦不爲過此所謂詩可以怨也孔子取而列之國風有以也夫

泉水篇

臣聞禮者人之大防所以檢柅此心不敢放逸也故書曰以禮制心禮之制人猶隄之防水不以隄爲固而驟決之則潰裂四出大爲民害矣不以禮自檢而輕棄之則縱橫放肆淪胥爲惡矣女子之思歸人之常情也然

父母既終無歸甯之道嫌疑所在何可不謹古者女子許嫁而笄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既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明微防於未然者若是其嚴哉父母猶在歸於親旁安慰其心禮所當然也父母既歿兄弟雖我同氣非有鞠養劬勞之恩其又可歸乎歸若未害也然此心一縱或至於不保其身則害莫大焉漢史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者是也齊襄公鳥獸之行瀆亂禮經詩人至以雄狐目之亦惟姜氏不謹其始無故而歸所以至此也然則泉水之詩聖人列於國風豈非所以立萬世之閑歟泉水猶注鄉邦我心甯不思衛故欲與從行之娣姪議所以歸國者人情之至切也宿于泂宿于禰記嫁時所歷之地父母兄弟訣別今無故而歸乎雖有姑姊惟當遣人問訊而已終不可歸也然歸心既動不能自己宿于于餞于言雖思歸衛所歷之地將脂牽其車遄臻于衛又以此事雖名無瑕其實有害故復止焉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謂無害爲非所當爲欲非所當欲其初曰是小過耳吾何害之有積而不止遂陷於大惡爲君爲臣而有是念則不得其爲君爲臣父也子也亦然今衛女檢制此心知其有害而不敢縱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肥泉須漕思

之切而禮不可歸憂懷鬱結出遊以寫之此心無一毫之累可謂賢女矣聖人之所以有取歟

北門篇

臣聞人不可無志志在修身者其德必日進志在立事者其業必日廣仕者所以行其志也古者朝廷有道公論著明德有大小故位有高下位有高下故祿有厚薄豈有忠良之臣而不得志于時者哉今觀此詩賢者出北門而憂心殷殷焉言北者謂背陽而向陰也陽猶休明之時陰猶濁亂之世背陽而向陰則濁亂可知矣然當時之忠良以爲祿之厚歟則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其祿固未嘗厚也以爲位之卑歟則王事適我矣政事一埤益我矣王事厚我矣政事一埤遺我矣適我謂事紛至于我也埤益謂厚且增也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謫我摧我居濁亂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監觀

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於寬仁莫不善於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誰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凜乎可畏而加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喻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之貌亟急也只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於三章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然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者理可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一至於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孤立於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竝爲威虐則不獨衛君爲然亦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至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於財賦刻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係甚大伏惟聖主

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哀酷吏之風此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聞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予旣已知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衆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矜其能不復求助忠告蔑聞而論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衛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鳥隼之爲旟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衛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都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都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篤切形見於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姝者子指卿大夫之姝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予之告之

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蹊而至於前惟其好之耳難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可輕以語人今而輪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一舉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妬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於衛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道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遁世者自放於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懈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於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於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

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
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於澗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
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諛忘也惓惓於君寐覺而言
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
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
君疎而擯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
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
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有如是之賢而莊
公不能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
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剛健人君之患莫甚於柔弱剛
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爲於當世柔弱則安於苟且不
能少見於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
柔弱則不能自立於鄉黨況於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
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胡也不彊於
爲善而忍於爲惡子之得罪胡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
能以禮防閑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

慮器於人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菀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觸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觸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菀蘭之葉如佩鞞之狀鞞決也鞞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日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悸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人而無能其害止於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於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甚異於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人之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己是利遑恤其他而惟齊桓公存亡繼絕與人同利猶有治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於瓜

殿羊桃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云報姑承以爲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可忘耶攷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於衛有生死肉骨之恩焉衛自榮澤之敗國爲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戍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踰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與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衛國敗於榮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旣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衛中國之諸侯也爲狄人之所滅故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六師爲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旣衰人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

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哀也雖爲王其實相戾於是降而爲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卽鎬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有時會諸侯於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黷幽王之禍畏犬戎之強徙於東都而宗周遂不復曩時定都之地變而爲禾黍之場周大夫過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注目者屢矣如醉則甚於搖搖如噓則又甚於如醉言其憂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微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憂如此况有甚於此者乎我國家建都於汴旣九朝矣宗廟宮闕於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爲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臯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爲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於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憂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爲卧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勲之集指日可叙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爲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亟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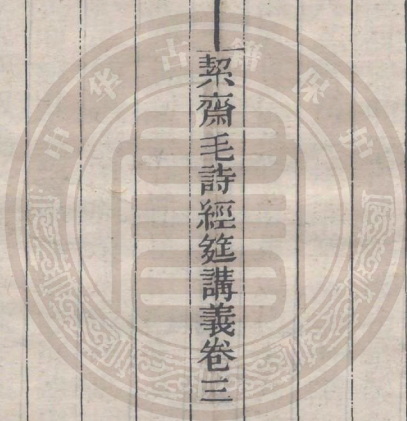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於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爲者不能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興恢張綱紀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伐之弱孰甚焉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戍之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衛其可遠戍乎平王爲其所不當爲諸侯不服莫爲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東薪東楚東蒲之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許焉戍兵無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爲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我在而弱弱如悠揚之水亦可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蓋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

深以平王之柔弱爲戒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六

榕園叢書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終

高要

廩生邱雲鶴
生員林應昌

校字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守約篇甲集

宋袁燮撰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章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當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於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也英裘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一

榕園叢書

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爲人瑣瑣碌碌非所當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爲優則知此之爲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於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晏安則其過日積故
傳有之曰晏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
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於晏安也況於夫婦之
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
氣惑於淫媵而不溺者焉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
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爲雞鳴而士以爲昧旦雞鳴之時
天猶未明也昧旦則在昧明之間矣女又曰明星有爛
則又未旦也子其弋鳧雁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
子之事也宜者烹飪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衽席之上
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爲夫婦者皆不以是爲樂未旦
而興勤於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爲人欲所蔽可
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嘻嘻者固有間矣
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爲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爲主而味
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
意澹洽歡然無間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於嚴
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
大於此者焉無非禮儀唯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
而古人之爲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日子所招來而相與
爲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

乎夫婦相交警戒其德曰進遂至於此非溺於晏安者
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爲萬世夫夫婦婦之法誠用
力於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
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
則爲朝廷之光無之則爲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
之詩也曰臺曰萊曰桑曰楊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枸
曰榆以喻賢人之衆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
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爲山矣朝廷之尊必有衆多之賢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三

榕園叢書

森然會集斯稱其爲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
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
芙蓉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
朝廷之所宜乎子都者美莠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狂
言其放肆狻言其險詐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
如彼而邪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
不見而狂與狻童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
而紀綱制度頽靡廢闕安在其爲朝廷之尊乎立政之
書曰其勿以儉人其爲吉士書之儉人卽詩之狂狻也
其意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爲真

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蠱賊也可不芟夷之屏棄之乎公論之所美者鄭忽以爲惡公論之所惡者鄭忽以爲美狂狷肆其毒螫而賢者無以自存尚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於此不敢忽何爲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真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彜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四 捲園叢書

常者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者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者矯塞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當死則死不以爲憚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淒淒瀟瀟至於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良心斯有此常德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污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而用其無

常者此詩人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夷未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於此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間所以異於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所同皆可以爲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於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爲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知禮義之可貴不爲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頌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遊於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爲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學雖音問亦不我通乃自肆於城闕之上以騁望爲樂此所謂挑兮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在外之樂俄頃間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昧於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於飢渴一

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爲人此其爲害殆有甚於飢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罪國君不以是爲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爲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爲先哉

鷄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爲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於其愛而忘其爲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而教飾有素者端本於宮壺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六

榕園叢書

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爲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爲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旣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薨薨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寢而同夢會於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俟於此寧不見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爲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然無間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元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臣

於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爲善則知此之爲惡幡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爲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俗其初未嘗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己者還便捷貌也茂與昌皆盛也獸生三歲曰肩儂利也臧善也我謂彼爲還彼以我爲儂我謂彼爲茂彼以我爲好我謂彼爲昌彼以我爲臧一國之人好田獵者衆故猝然相遇更相稱譽不能自禁於齒頰之間其始曰還曰儂不過言其捷與利耳猶未以爲美也至於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則皆以爲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顛倒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

之人君所以一嘖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而國人又將甚於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蹶不言可知也真善警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世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卽其田獵馳逐觸類而長之凡關乎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爲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八

榕園叢書

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爲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爲者卑污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爲鳥獸之行瀆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爲無一合於義理者此豈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於圖大而無可以圖大之實妄意於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廣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實繁矣人在遠而彊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徒勞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於大者遠者固非矣而無意於大者遠

者亦豈君子之所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於襄公
焉婉兮變兮總角卅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
至於甚久而突然冠弁列於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
者遠者雖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
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
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也惟聖明
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末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
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
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於此有餘則於彼不足古之
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
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
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於齊襄夫人姜氏實爲之
旣而往來於齊魯二國會無顧忌莊公之爲人子旣不
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閑其母慙德多矣而惟修其威
儀精於技藝爲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
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踰言威儀也美目
清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旣中而
復中也射至於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

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觀之以爲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神於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善射於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爲刺不已誣乎曰射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妨閑其母人之大倫乖類如此而獨精於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念萬世之下爲人君者明於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况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十

榕園叢書

觀者蓋如此

陟岵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於跋履寒暑切於體膚父母兄弟邈焉間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讟之所由興今觀陟岵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上之心無異於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無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則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

尚慎旃哉丁甯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乎陟
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
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
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於
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爲下者能忠其上而爲上者可不
恤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
淪於骨髓此所謂犯難而忘死也上恤其下下忠其上
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
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
甲至於生蛆隆冬盛寒之際坐卧被甲其冷徹骨爛飯
糞羹終年食淡而又驅之戰鬪豈其所樂哉念之卹之
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
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
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
各致其力計無便於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伐檀篇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
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
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
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疎之斥之如權衡

焉非有意於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於曲直斯可謂至
公矣宜親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
爲公道乎檀可以爲車爲輪爲輻伐之而寘諸河濱此
賤者所爲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
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禽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
位在職則非其任矣是非顛倒一至於是天工之代豈
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
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於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
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瘵
曠政教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曹賈爲之是豈能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十一

樞圖叢書

補於國耶今明主憂勤於上而賢否混淆於下尸位素
餐者尙多有之怠惰廢弛偷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
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於是賢士
爭奮竄回屏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
明亟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爲國者富藏於民不善爲國者富藏於府庫君
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於民而厚歛
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苟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爲本原在下

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於聚斂而民心曰離是乃自蹶其本爾賁事也事其君者三歲矣莫我冑顧言未嘗眷顧於我也莫我冑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冑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所以錄之也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十三

榕園叢書

右宋袁燮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 四庫全書已

著錄案人主之學首重經筵取古聖人之大義微言以推闡於君心國政其意泛而不訐其說微而易入優游漸漬匪僻之入焉者寡矣膺其選者皆當代名流咸思靖獻故名臣講義可取者多絜齋爲袁文之子學有淵源此篇於詩中之義反覆開陳能盡其蘊文亦明白坦易使聞者洞解於心可謂陳善之法矣復讐之議本其平素所持張仲文白懶髓載嘉定間有戰守和之議胡榘侍郎力主和四明袁侍郎專主戰與胡忿爭以笏擊胡公中絜齋毛詩經筵講義跋

榕園叢書

額下侍從臺諫集議袁以此去太學生三百五十人送之以詩中有去草豈知因害稼彈梟何事復驚鸞語則知黍離揚水諸篇因事陳言皆胸中忠義所激非徒以邀衆譽也詩自毛公遵小序唐前無異議至宋而鄭夾漈詩辨妄王景文詩總聞始發難端盡廢小序朱子因之至詩集傳出而毛學微矣甯宗之末朱學已行此乃一依小序題曰毛詩當衆議方熾之時獨能不雜時趨力守先民矩矱尤鉄中之錚錚者也提要鄭朴敷文書說句今書說明題鄭伯熊想是未檢要之彼爲科舉之

學此乃進御之詞體裁自不同耳同治甲戌八月
番禺李光廷識

一
梁齋毛詩經筵講義跋

榕園叢書

08766

